

## 第四十卷

## 雙頭牡丹燈記

方氏之據浙東也，每歲元夕，於明州張燈五夜。傾城士女，皆得縱觀，至正庚子之歲，有喬生者，居鎮明嶺下。初喪其偶，鰥居無聊，不復出遊，但倚門佇立而已。十五夜三更盡，遊人漸稀。見一丫鬟，挑雙頭牡丹燈前導，一美人隨後，約年十七八，紅裙翠袖，妍妍媚媚蹁躑投西而去。生於月下視之，韶顏稚齒，真國色也。神魂飄蕩，不能自持，乃尾之而去，或先之，或後之。行數十步，女忽回顧而微哂曰：「初無桑中之期，乃有月下之遇，事非偶然也。」生即趨前揖之曰：「敝居咫尺，佳人可能回顧否？」女無難意，即呼丫鬟曰：「金蓮可挑燈同往也。」於是金蓮復回。生與女攜手至家，極其歡昵。自以為巫山、洛浦之遇，不是過也。生問其姓名、居址，女曰：「姓符，麗卿其字，淑芳其名。故奉化州判女也。先人既沒，家事零替，既無兄弟，仍鮮族黨，止妾一身，遂與金蓮僑居湖西耳。」生留之宿。態度精妍，詞氣婉媚，低篩昵枕，甚相歡愛。天明辭別而去，及暮則又至，如是者將半月。鄰翁疑焉，穴壁窺之，則見一粉妝鬢髻，與生並坐於燈下，大駭。明日詰之，秘不肯言。鄰翁曰：「嘻，子禍矣。人乃至盛之純陽，鬼乃幽陰之邪穢。今子與幽陰之魅同處而不知，與邪穢之物共宿而不悟，一日真元泄盡，災眚來臨，惜乎以青春之年，而遽為黃泉之客也，可不悲夫！」生始驚懼，備述厥由。鄰翁曰：「彼言僑居湖西，子往訪問之，則可知矣。」生如其教，遂投月湖之西，往來於長堤之上，高橋之下，訪於居人，詢於過客，並言無有。日將夕，乃適入湖心寺少憩。行過東廊，復轉西廊，廊盡復得一暗室，則有旅櫬，白紙題其上曰：「故奉化符州判女麗卿之柩」。柩前懸一雙頭牡丹燈，燈下立一盟器女子，背上有二字曰金蓮。生見之，毛髮盡豎，寒栗遍身，奔走出寺，不敢回顧。是夜借宿鄰翁之家，憂怖之色可掬。鄰翁曰：「玄妙觀魏法師，放開府王真人弟子，符篆為當今第一，汝宜急往求焉。」明日，生詣觀內。法師望見其至，驚曰：「妖氣甚濃，何為來此？」生拜於座下，具述其事。法師以朱書符二道授之，令其一置於門，一懸於榻，仍戒不得再往湖心寺。生受符而歸，如法安頓，自此果絕來矣。

一月有餘，不覺又往袞繡橋訪友，留飲至醉，卻忘法師之戒，遂取湖心寺路以回。將及寺門，復見金蓮迎拜於前曰：「娘子久待，何一向薄情如是。」遂與生俱入內廊，直抵室中。女子宛然在坐，數之曰：「妾與君素非相識，偶於燈下一見，感君之意，遂以全體事君。暮往朝來，與君不薄，奈何信妖道士之言，遽生疑惑，便欲永絕。薄倖如是，妾恨之深矣，今幸得見，豈能相舍。」即握生手至於柩前，柩忽自開，擁之同入，隨即閉矣，遂死於柩中，鄰翁怪其不歸，遠近尋問。及至寺中停柩之室，見生之衣裙微露於柩外。請於寺中，問之於主僧而發之，死已久矣。與女子之屍，俯仰臥於柩內。女貌如生焉。寺中僧眾歎曰：「此奉化州判符君之女也。死時年十有七。權厝於此，舉家遠去，竟絕音耗，至今十有三年矣。不意作怪如是。」遂以屍柩及生，殯於西門之外。是後雲陰之晝，月黑之宵，往往見生與女子攜手同行，一丫鬟挑雙頭牡丹燈前導。遇之者輒得重疾，寒熱交作。薦以功德，祭以牢醴，庶可獲痊，否則不起矣。居人大懼，竟往玄妙觀謁魏法師而訴焉。法師曰：「吾之符篆，止能治其未然。今崇成矣，非吾之所知也。聞有鐵冠道人者，見居四明山頂，考効鬼神，法術靈驗，汝輩宜往求之。」眾遂至山，攀緣藤葛，驀越谿澗，其上絕頂，果有草庵一所。道人憑几而坐，方看道童調鶴。眾羅拜庵下，告以來故。道人曰：「山林隱士，且暮且死，烏有奇術。君輩過聽矣。」拒之甚堅，眾曰：「某本不知，蓋玄妙觀魏法師所指教耳。」道人曰：「吾老矣，不復下山，已六十餘年。小子饒舌，煩吾一行。」即與童子下山，步履輕捷，逕至西門外，結方丈之壇，踞席端坐，書符焚之。忽見符吏數輩，黃巾帛袄，金甲雕戈，長皆丈餘，屹立壇下，鞠躬請命，貌甚虔肅。道人曰：「此間有邪崇為禍，驚擾生民，汝輩豈不知耶？宜疾驅之至！」受命即往，不移時，以枷鎖押女子與生並金蓮，俱到壇所，鞭捶揮撲，流血淋漓。道人河責良久，令其供狀。將吏遂以紙筆授之，俱各供數百言。今錄其略於此。喬生供曰：「伏念某喪室鰥居，倚門獨立，犯在色之戒，動多欲之求。不能效孫叔見兩頭蛇而決斷，乃致如鄭子逢九尾狐而愛憐。事既莫追，悔將奚及。」符女供曰：「伏念某青年棄世，白晝無鄰，六魄雖離，一靈未混。燈前月下，逢五百年歡喜冤家；世上民間，作千萬人風流話本。迷不知返，罪安可逃。」金蓮供曰：「伏念某殺青為骨，梁素成胎，填隴埋藏，是誰作俑。而用面目機發，比人具本而微。既有名字之稱，可乏精靈之異。因而得計，豈敢為妖。」供畢，將吏取呈。道人以巨筆判曰：「蓋聞，大禹鑄鼎，而神斂鬼秘，莫得逃其形；溫嶠燃犀，而水府龍宮，俱得見其狀。惟幽明之異趣，乃詭怪之多端，遇之者不利於人，遭之者有害於物。故大厲入門，而晉景歿；妖豕啼野，而齊襄殂。降禍為妖，興災作孽。是以九天設斬邪之所，十地分罰惡之司。使魑魅魍魎，無以容其奸；夜叉羅刹，不得肆其暴。矧此清平之世，坦蕩之時，而乃變幻形軀，依草附木，天陰雨濕之夜，月落參橫之辰，嘯於梁而有聲，窺其室而無睹。蠅營狗苟，羊狼狼貪。疾如飄風，烈若猛火。喬家子生猶不悟，死何恤焉；符氏女死尚貪淫，生可知矣。況金蓮之怪誕，假盟器以成形，惑世誣民，違條犯法。狐綏綏而有蕩，鶴奔奔而無良。惡貫已盈，罪名不宥。陷人坑從今填滿，迷魂陣自此打開，燒燬雙明之燈，押赴九幽之獄，沉淪陰翳，永無出期。判詞已具，主者奉行。急急如律令！」即見此三鬼，悲啼躑躅，為將吏驅而去。道人拂袖入山。明日眾姓往謝之，不復可見，止有草庵存焉。急往玄妙觀訪魏法師，而審問其故，其法師則已病暗啞，不能言矣。

## 南樓美人

葑溪劉天麒，少嘗中秋夕獨臥小樓。窗忽自啟，視之，一美人靚妝縞服，肌體嬌膩，真絕色也。天麒恍惚，不敢為語。已而攬其裾，乃莞爾納之。天麒曰：「敢請姓氏，終當請媒以求聘耳。」美人曰：「妾上失姑嫜，終鮮兄弟，何聘乎？汝知今夕南樓故事，只呼南樓美人便已。」天曙，矚曰：「君勿輕泄。妥當終夕至。」語訖，越鄰家台榭而去。自是每夜翩翩而至，相愛殊切。一日，天麒露其事於酒餘，人曰：「此莫非妖也，君獲禍深矣。」迨夕，美人讓曰：「妾見君青年無偶，故犯律而失身奉君。何泄我樞機，致人有禍君之說。」遂悻悻而去。將歲杳然。天麒深忿前言，但臨衾拭淚而已。至明歲秋夕，嘗憶前事，樓中朗吟蘇子瞻《前赤壁賦》云：

桂掉兮蘭槳，擊空明兮流光，  
渺渺兮予懷，望美人兮天一方。

歌未罷，忽美人仍越台榭而至，曰：「妾見君朝夕憂憶，又為馮婦。」相與至夜半，美人潛然泣下。

君新婚在邇，今將永別。不然，不直分愛於賢配，抑將不利於吾君。」天麒稍悟。猶豫間，美人不見矣。天麒婚後，更無他異。

### 法僧遣崇

湖州郡學倪升，成化丁酉，假讀一僧舍。壁間忽辟雙扉。升訝之，曰：「人耶？鬼耶？」叩之，漠無人蹤。諦視之，一少女態貌整秀，衣飾黯淡，真神仙中人也，升不能制，竊謂曰：「僕素無紅葉之約，而乃有綠綺之奔，竟不識有是緣乎？」女聞之，怫然曰：「爾謂之紅葉之約韓翠，比妾則亦已矣；以綠綺之奔，卓文君比妾謬哉！」升再拜謝罪。是夕遂款一宿。女囑曰：「以君文學之士，故千金之軀，一旦喪於今日。慎勿洩露。終當為箕帚妾耳。」乃賦二律詩曰：

窗掩蟬紗怯晚風，碧桐垂影路西東。

自憐燕谷無春到，誰信藍橋有路通。

良玉杯擎鸚鵡綠，精金帶束荔枝紅。

鴛鴦帳裡空驚起，羞對青銅兩鬢蓬。

又云：

夢斷行雲會晤難，翠壺銀箭漏初殘。

鴛鴦倦繡香猶在，翠扇題詩墨未乾。

滿院落花春事晚，繞庭芳草雨聲寒。

掌中幾字回文錦，安得郎君一笑看。

自是胥宇經旬不返。父竊室視之，見其子或語或笑，或起或僕不一，始知其為妖炫也。密速杭招慶禪師方公。夜，方建壇，仗劍危坐。見有一美人哀祈曰：「氏本守未某樞密使之女，緣私忿而歿，魂魄未散，是成崇耳，願冀宥之。」師即劍墮至一地沒。平旦，啟土丈餘，一棺中女子，面色如生，其類多。亟投諸火，穢氣入人臟腑，甚不可逼視。升疾始愈。吳小員外

### 吳小員外

趙應之，南宋宗室也。偕弟茂之入京師，與富人吳小員外日日縱游。一日，至金明池上。行小徑，得酒肆。花竹扶疏，器用整潔可愛。寂然無人，止一當壚少艾。三人駐留飲酒，應之招女侑觴。吳大喜，坐間以言挑之，欣然相允，共坐舉杯。其父母自外歸，女亟起。三人興既敗，輒捨去。時春已盡，不復再游。但思慕之心，屢形夢寐。

明年，相率尋舊游。至其處，則門戶蕭然，當壚人已不見。乃少坐索酒，詢其家曰：「去年過此，見一女子，今何在？」翁溫響曰：「正吾女也。去歲舉家上塚，是女獨留。吾未歸時，有輕薄三少年來飲共坐。吾薄責之，女愠快數日而死。屋側小丘，乃其塚也。」三人不復問。促飲言旋，沿路傷歎而已。將及門，見一女幕首搖搖而來，呼曰：「我去歲池上相見人也。」員外得非往我家訪我乎？我父母欲君絕念，詐言我死，設虛塚相疑。我一春望君，幸而相值。今徙居城中委巷，一樓極寬潔，可同往否？」三人喜甚，下馬偕行。既至，則共飲，吳生留宿。往來逾三月，顏色漸憔悴。其父責二趙曰：「汝向誘吾子何往？今病如是，萬一不起，當訴於官。」兄弟相顧悚汗，心亦疑之。聞皇甫法師善治鬼，往謁之，邀請同視吳生。皇甫望見大驚曰：「鬼氣甚盛，崇深矣！宜亟避之西方三百里外，倘滿百二十日，必為所害，不可治矣。」三人即命駕往西路，每當食處，女先在房，夜則據榻。到洛未幾，適滿十二旬。會談酒樓，且憂且懼。會皇甫跨驢過其下，拜揖祈請。皇甫為結壇行法，以劍授吳曰：「子當死。歸試緊閉門，黃昏時有擊者，無問何人即斷之。幸而中鬼，庶幾可活。不幸殺人，即當償命。均為一死，或有脫理。」吳如其言，及昏，果有擊門者。斷之以劍，應手僕地。命燭照之，乃女也，流血滂沱。為街卒所錄，並二趙皇甫師皆係獄。獄不能決，府遣吏審池上之塚。父母告云已死。發瘞視驗，但衣服如蛻，無復形體。遂得脫。此事與婚姻類胡氏子，及吳令女事相類，蓋久則成人矣。

### 田洙遇薛濤聯句記

五羊田洙，字孟沂，洪武十六年甲子四月，隨父百祿赴蜀成都教官。洙清雅有標緻，書畫琴棋，靡所不曉。諸生日與嬉游，愛之過於同氣。凡遠近名山勝境，吟賞殆遍。常曰：「吾生，平懶事聲利，但常得好處，登臨足矣。」明年秋，百祿將遣回，洙母不忍舍，乃曰：「兒來未久，奈何便去。且官清耗冷，路費艱難，公宜三思。」百祿乃謀於諸生之親厚者，使開館於人間，一則自可讀書進學，一則藉俸金為歸計。諸生深幸洙留，遂薦於負郭大姓張氏。次歲丙寅，正月十八日設帳，庠序朋好，群送以往。張大喜，開宴，待為上賓。且媚百祿曰：「令嗣晚間免回，可令就宿舍下。」百祿許之。

至三月花晨，洙鮮衣歸省。偶經一所，境甚幽偏，山下皆桃樹，花方盛開。洙愛之，踯躅徘徊。忽見桃林中一美人，延佇花下，洙不敢顧而去。後復經從，美人必在門首。一日洙過，偶遺所得俸金，美人命婢拾以還洙。洙感激，明日詣謝。至門，丫鬟入報曰：「前遺金郎來矣。」請入內廳，美人出相見，笑問曰：「君非張運使宅西賓乎？」洙曰「然」，且謝還金事。美人曰：「張氏一家親戚，彼西賓，即我西賓。奚謝為？」洙起揖曰：「敢問夫人名閨為誰，與敝東何親？」美人曰：「夫為平姓，成都故族也。妾文孝坊薛氏女，嫁平幼子康，不幸早卒，妾獨孀居。」坐久，茶至再，洙辭出。美人留之曰：「今夕且宿寒舍。若盛東知君在此，而妾不能為一款曲，惶愧殊甚。」即陳酒饌，設二席，與洙耦坐。坐中勸酬極至，語雜諧謔。洙以其張氏姻婭，不敢少縱。美人曰：「聞君個儻俊才，雅能賦詠，何至作儒生酸乎？妾雖不敏，亦頗解吟事。今既遇賞音，而高山流水，何惜一奏。」因盡出其家所藏唐賢遺墨示洙。其中元稹、杜牧、高駢詩詞手翰尤多，皆真跡，炳然如新。洙玩之不忍釋手。美人麾婢撤去舊俎，再出佳餚，中多異味，不能識。取玻璃杯酌洙。洙口占一詩曰：

路入桃源小洞天，亂紅飛處遇嬋娟。

襄王誤作高唐夢，不是陽台雲雨仙。

美人曰：「佳則佳矣，然短章寂寥，不足以盡興。用落花為題，共聯一首如何？」洙曰：「謹如教。」美人唱曰：

韶豔應難挽，芳華信易凋（薛）。綴階紅尚媚（田），委地白仍嬌（薛）。墜速如辭樹（田），飛遲似戀條（薛）。薛鋪新蹙繡（田），草疊巧裁綃（薛）。麗質愁先殞（田），香魂痛莫招（薛）。燕銜歸故壘（田），蝶逐過危橋（薛）。黏軼將 露（田），沖簾已起颿（薛）。遇晴猶有態（田），經雨倍無聊（薛）。蜂趁低兼絮（田），魚吞細雜（薛）。輕盈珠履踐（田），零亂翠鈿飄（薛）。鳥過生愁觸（田），兒嬉最怕搖（薛）。褪英浮雨潤（田），殘蕊漾風潮（薛）。積徑教重掃（田），沿流清水漂（薛）。

媚人沽錦瑟（田），淪茗入詩瓢（薛）。玉貌樓前墮（田），冰容夢裡消（薛）。芳茵曾藉坐（田），長路或迎（鑣）（薛）。羅扇  
姬盛瓣（田），筠籬僕護苗（薛）。折來隨手盡（田），帶處近鬢焦（薛）。泥猶悽慘（田），瓶空更寂寥（薛）。葉濃陰自厚  
（田），蒂密子偏饒（薛）。豈必分茵席（田），寧思上研硝（薛）。香餘何吝竊（田），佩解不煩邀（薛）。冶態宜宮額（田），  
癡情妒舞腰（薛）。妝台依浪拂（田），留伴可憐宵（薛）。

聯成，美人出小箋寫之。寫訖，夜已二鼓，延入寢室，自薦枕席，魚水歡諧，極其纏綿。枕邊切切叮嚀洙曰：「慎勿輕言。若賢  
東知之，彼此名節喪盡矣。」次日，以臥獅玉鎮紙一枚贈洙，送至門外。曰：「無事宜來，勿效薄倖也。」洙還，遂給館東曰：「老  
母相念之深，必令歸家宿歇，不敢留此。」館東信之。洙由是常宿美人所。逾半年，人無知者。惟賞花玩月，舉白弄琴，曲盡人間之  
樂。

一夕，與洙論詩曰：「唐人喜作回文，近時罕見。」洙曰：「惟夫人柔情幽思，談笑為之。若予荒鈍，無復措辭。」美人笑曰：  
「請試命題，以求教益。」洙遽曰：「四時詞也。」美人即賦詩曰：

花朵幾枝柔傍砌，柳絲千縷細搖風。  
霞明半嶺西斜日，月上孤村一樹松。  
涼回翠輦冰人冷，幽心清泉夏井寒。  
香篆裊風青縷縷，紙窗明月白團團。  
蘆雪覆汀秋水白，柳風凋樹晚山蒼。  
孤燈客夢驚空館，獨雁征書寄遠鄉。  
天凍雨寒朝閉戶，雪飛鳳冷夜關城。  
鮮紅炭火爐圍暖，淺碧茶甌注茗清。

洙聽罷，歎其妙敏。將濡毫屬和，美人曰：「正所謂木桃瓊瑤，敢望報乎。」洙答曰：「真乃是白雪陽春，難為和耳。」亦賡四  
韻曰：

芳樹吐花紅過雨，人簾飛絮白驚風。  
黃添晚色青舒柳，粉落晴香雪覆松。  
瓜浮甕水涼消暑，藕浸盤水翠嚼寒。  
斜石近階穿筍密，小池舒葉出荷團。  
殘日絢紅霜葉赤，薄煙籠樹晚林蒼。  
鸞書寄恨羞封淚，蝶夢驚愁怕念鄉。  
風捲霜篷寒罷釣，月輝霜柝冷敲城。  
濃香酒泛霞杯滿，淡影梅橫紙帳清。

美人且讀且笑曰：「絕妙好詞。但兩韻俱和則善矣。洙曰：「君子不欲多上人，且輸一籌耳。」洙因曰：「蜀中山水奇勝。自昔  
以來，多產佳麗。若昭君、文君、薛濤輩，以夫人方之，給跡有優劣乎？」美人曰：「昭君遠嫁胡沙，卓氏當壚可恥。貌美命薄，俱  
受苦辛。使子遇薛濤，亦不啻如今日也。由是言之，固為優矣。」洙曰：「濤妓女，何敢上擬夫人。但其容貌，亦可謂難得者。餘嘗  
讀秦再思《紀異錄》云：『高千里鎮蜀，嘗開宴，改《一字令》曰：『口，有似沒量斗。』濤曰：『川，有似三條椽。』高曰：『奈  
何一條曲？』濤曰：『相公尚使沒量斗，窮酒佐，三條椽有一條曲，又何足怪？』』婦人敏捷，誠未易比。」美人曰：「子知其然，  
而不知其所以然也。特嬉笑之語爾，若其：『水國蒹葭夜有霜，月寒山色共蒼蒼。誰云萬里自今夕，離夢杳如關塞長。』之作，可以  
伯仲杜牧。而尤善制小箋，至今蜀人號『薛濤箋。而子以妓女薄之，非知濤者也。』後洙饋以北珠耳一副，美人謝曰：「謹當佩  
服，永以為好。」

久之，洙以母病，遂輟講，歸侍湯藥。如此三月餘方愈。美人訝其久不來，恐有他遇，乃作《折齒曲》怨之。會洙母疾愈，復入  
齋。是夕，即造美人所。美人迎謂曰：「何別久也？」洙以實告。美人曰：「三月不違人，今違人三月矣。」洙戲之曰：「『三月不  
知肉味』，知肉味在今夕矣。」談謔間，出前曲示洙。曲曰：

黑鉛鑄劍難為鋒，碧芰制衣寧御風。  
飲漆阿膠忽紛解，清塵濁水何由逢。  
請看綠草南園蝶，並宿花房花亦悅。  
鴛鴦頭白不相離，那學秋胡便長別。  
東鄰美女紅玉梭，雪縷鳳機成素羅。  
雨意雲情肯輕許，縱然折齒將如何。  
深深永巷閒風月，錦帳蘭缸淚如血。  
血點年深久尚紅，至今灑在同心結。

洙愛其才色，眷戀益深。美人亦重洙文采，傾竭不吝。謂洙曰：「向時聯句，未盡高情。今夕當輕彈曼舞，淺酌微吟，再成一  
首，庶見吾二人敵也。」乃以睡鴨爐香，紅虬脯薦酒，鉤簾望月，並坐前楹。洙曰：「昔韓昌黎與孟郊有《城南聯句》、《鬥雞》、  
《石鼎》、《秋雨》等作，宏詞險韻，膾炙人口。今茲之賦，宜命作《月夜聯句》，以五十韻為率，夫人然之否乎？」美人曰：「吾  
意也。」洙乃請美人先賦。曰：

庭月如鋪練（薛），池星似撒棋（田）。天空河影澹（薛），時換斗梢移（田）。梨棗低垂樹（薛），藤蘿密護籬（田）。草紛  
螢火亂（薛），乾偃鳥巢欹（田）：怪石形疑魅（薛），芳花色勝姬（田）。髻盆涼沁水（薛），紈扇淨搖颺（田）。雙陸收般局  
（薛），琵琶上練絲（田）。砌蛩聲遠近（薛），簷馬響參差（田）。銀作彈箏甲（薛），鼉為冒鼓皮（田）。秋筠斜織簾（薛），  
暑葛薄裁（田）。宿雁棲還起（薛），飛禽下復疑（田）。地幽塵靜（薛），城遠漏逶迤（田）。窈窕來紅拂（薛），雍容識紫芝  
（田）。緣深天作合（薛），誓重鬼難欺（田）。幸矣逢良夕（薛），難哉遇少時（田）。慙慙酬樂闋（薛），傾倒極淋漓（田）。  
蓮實瑤琴軫（薛），荷筒碧酒卮（田）。呼能婢斲（薛），瓶喚小鬟持（田）。殼破開螃蟹（薛），唇腥吸蛤蜊（田）。髮煖織行刺

(薛)，肉援利刀批(田)。令急觥行速(薛)，謳清曲度遲(田)。勸酬兼爾汝(薛)，講論雜乎而(田)。冷脆嘗瓜果(薛)，鹹酸啄醢醢(田)。豔杯浮琥珀(薛)，異器捧玻璃(田)。熊掌停犀箸(薛)，酥湯進蜜脾(田)。渴來思茗好(薛)，酣後憶冰宜(田)。妙句聯將就(薛)，狂心坐已馳(田)。歌筵渾可罷(薛)，臥具早教施(田)。不用尋桃葉(薛)，那須折竹枝(田)。媚人鶯語滑(薛)，惱醉蝶情癡(田)。咳處珠旋唾(薛)，嚙時黛蹙眉(田)。釵橫金溜髻(薛)，釧冷粟生肌(田)。小小真能謔(薛)，盼盼最解詩(田)。風流雲雨夢(薛)，宛轉豔陽詞(田)。步緩腰肢裊(薛)，鬟低耳語私(田)。夜香防竊聽(薛)，午浴避潛窺(田)。繡履含羞脫(薛)，銀燈帶笑吹(田)。素羅牀畔解(薛)，粉汗枕前滋(田)。暖玉綉籠筍(薛)，春蔥指露錐(田)。雲偏松綠發(薛)，浪動青韓(田)。狎態堪歸畫(薛)，嬌顏可療饑(田)。襪塵新舞(薛)，鬢膩宿油脂(田)。荀鶴高文譽(薛)，崔鶯絕世姿(田)。未誇連蒂好(薛)，只羨並頭奇(田)。何處空題葉(薛)，誰家謾結(田)。漆膠當自固(薛)，衽席只餘知(由)。慎勿萌嫌隙(薛)，毋令惜別離(田)。芝蘭同嗅味(薛)，松柏共襟期(田)。永奉閨房樂(薛)，長培楮墨嬉(田)。泰山如作礪(薛)，此志莫教虧(田)。

他日，洙館東偶過泮宮，因勸百祿曰：「令嗣每日一歸，不勝匍匐，俾之仍宿寒舍，豈不便益。」百祿曰：「從開館之後，一向只寓公家。前者因其母病，暫輟一季耳。後並不曾回。何言之謬也。」張大駭，不敢盡其辭而出。是晚洙亦告歸，張潛使人視其所往，及途半，不復見矣。走報張，急遣人入城問百祿，無有也。意其少年放逸，必宿花柳。然思此處又無妓館，大以為怪。明旦洙來，張問曰：「昨宵宿於何處？」曰：「家間耳。」張曰：「非也。某已令人蹤跡先生，莫測所詣。學中亦不見。」洙誑曰：「因過一朋友處，談話良久，抵家暮矣。」張知其詐，呼追洙僕，使面證之。洙叱曰：「汝到吾家，隨即出城，比吾歸，汝已去矣。何得妄言！」僕曰：「我昨夜宿先生家，今日早飯罷方回。老廣文亦甚驚訝，要自來相尋。」洙窘甚，顏色陡變。張曰：「先生如有私眷，當以實告，勿隱也。」洙弗能諱，乃具道本末，且愧謝曰：「此令親見留，非賤子輒敢無禮。」張曰：「吾家何嘗有親戚在此。況諸房姊妹，亦無平姓者。必崇也。今尚自愛，不宜復往。」洙唯唯而已。私詣美人道此意。比至，美人已知，曰：「郎勿怨，蓋冥數盡於此也。」與洙宿，且敘歡情。戒曉，美人謂洙曰：「從此一別，後會難期，無以將意。」乃出墨玉筆管一枝為贖。云：「此舊物也，郎慎藏之。」遂飲泣而別。張料洙是夕必復去，覘之，果不在館。因入謂其妻曰：「西賓此事，不可不使其父母知之。」乃以洙所為，備告百祿。百祿大怒，呼歸杖之。洙遂吐實，且出所得玉鎮紙、玉筆管及聯句諸詩。百祿取視管上，刻「渤海高氏文房清玩」。乃謂張曰：「物既珍奇，詩又俊逸，必非尋常作也。」呼誅同往窮之。將近，遙指曰：「在此。」至則漫非前景。屋宇俱元，但水碧山青，桃林依舊。張謂百祿曰：「是矣。此地相傳，唐妓薛濤所葬。後人因鄭谷《蜀中》詩有『小桃花繞薛濤墳』之句，遂樹桃百株，為春時遊賞之所。賢郎佳遇，必濤也。且所謂平幼子康者，乃『平康巷』也。文孝坊者，城中亦無此額，而文與孝合，為教字，謂『教坊』，唐妓女所居。濤為蜀樂妓，故居教坊也，非濤而誰哉？況管上字刻『高氏清玩』，則唐西川節度使高驕千里所贈。當驕鎮蜀，濤於諸妓中最蒙寵侍。筆與鎮紙，皆駢所賜。兼用藏諸帖。又驕與元丞相杜紫微最名，蓋元與杜嘗有詩贈之，即『錦江膩滑峨眉秀，秀出文君與薛濤』是也。其為濤之靈無疑。而物出於驕者審矣，元必深究。」百祿甚以為然。然恐其終為所惑，急遣還廣中。實藏數物，常以示人。後二年，洙亦入學為生員，中洪武甲戌進士，授山東曹縣知縣。竟亦無他焉。 (正集完)

[返回 >> 豔異編 >>](#)

[上一篇](#)   [本書完](#)   [本書來源：開放文學網站](#)